

走进一座村庄，或多或少都会看到一些形态各异的树木，如同一个个慈眉善目的老人，安详地端坐在村庄深处，守望着日月星辰、流年四季和来来往往的村人。

那些树木，或是冠如华盖的皂角树，遮天蔽日为村人撑起一方阴凉；或是虬曲苍劲的槐树，瘦骨嶙峋中散发出长者的威严；或是苍皮鳞甲的榆树，沟壑遍布的皱纹里闪烁着温和的目光；或是葳蕤蓬勃的楝树，枝丫如掌稳稳托住斑驳的时光。

村庄里的人，有老中青之分，树的家族亦是如此。在乡间，百岁老人凤毛麟角，但年龄在百年甚至数百年以上的老树却并不难找。

乡谚说：“人老弯腰，树老焦梢。”人一老，腰易弯背易驼，树一老，树梢便会干枯焦黄。老人似老树，沟壑遍布的皱纹酷似龟裂的树皮；老树如老人，遒劲弯曲的树皮宛如老人的脊背。

老人与老树，犹如一对患难与共的兄弟，与村庄休戚与共，述说着岁月的无情，感慨着人间的沧桑。人老了，经历了世间百事，便有了说不完道不尽的故事，随便哪一个老人都是一部活生生的民间教材。

树一老，也老出了独特的



▲资料图片

文 / 梁永刚

韵致，老出了沧桑的意境，老出了包容万物的博大胸怀，像沉稳从容的哲人，又像是隐忍

缄默的思想者。

人有记忆，树也有记忆，那一圈圈缄默无声的年轮，宛

如一册册经年的典籍，承载了如晦的风雨和厚重的岁月，记录了风刀霜剑、寒暑早涝。

在一座村庄里，老树无疑是居住最久的居民，也注定是最后的守望者。人生一世，草木一秋。一代代的村人生老病死，油尽灯灭，老树却饱经沧桑，历久弥坚，站立成环抱的姿势，守卫着一村庄的人。

遥想当年，我们的先人或躲避战火的纷扰，或接受移民的迁徙，扶老携幼，跋山涉水，筋疲力尽举步维艰之时，便停住了前行的脚步，开始寻一方理想之地，掘地为井，搭草为庵，种下几株树，安下一个家。即便土地再贫瘠，环境再恶劣，条件再艰苦，有了几棵树的相伴，就好像陡然多了几个伙伴、几个兄弟，浑身便有了使不完的力量，心里便有了霍霍燃烧的希望。

先人们讲不出什么大道理，却认准了一个朴素的信念，能栽活树的地方，人也能生存。先人种下的树越长越高，呈现出葳蕤之势，郁郁葱葱，罩住了篱笆围成的院落、轻烟缭绕的村庄。

老树春荣秋凋，人也在繁衍生息，一代又一代延续着，走了又来，来了又走，生生不息。人犹如一季又一季的庄稼，

成熟，衰老，最终隐匿了身影，回归了泥土。而老树却岿然不动，岁岁枯荣，挺起不屈的脊梁，书写不败的传奇，彰显生命的亢奋，成为村庄不离不弃的老伙计。

老树是一座村庄的凭依，撑起了祖祖辈辈不屈的信念。一棵老树的历史，就是一座村庄的历史，也是农人与土地、命运顽强搏斗的抗争史。春华秋实，岁月无声，静默守在村庄一隅的老树，经历了千百年的岁月沧桑，积淀了厚重的乡村记忆，见证了人事更迭，与炊烟、草垛、河流、瓦舍，构成了一幅深远寥廓的水墨剪影。

老树很多，盘根错节，深扎于土中，蔓延在地下，触及大地的血脉，感知泥土的律动，如一张岁月织就的大网，打捞出村庄的前世今生。根是老树的脚，虽不会行走，却在丈量着村庄与大地的距离。一燕知春，一叶知秋，老树犹如一面古老的铜镜，照出了村庄的兴衰、枯荣。

村庄里的老树，如一方祭坛，让每一位离开故乡的游子，在梦境中一次次顶礼膜拜。历尽风雨沧桑的老树，是村庄生生不息的灵魂，是农人的老亲旧眷，是一株株生长在血脉中的庄稼。

羚羊小桑吉站在山坡上，白尾巴不安地甩动着，它头顶上的角，迎着风。作为草原上最警觉的居民，小桑吉望着不断飘来的乌云，感觉着冬天正在用冰冷的呼吸，抚摸着眼前的每一寸土地，它知道自己有好邻居，不太勤快的土拨鼠杰瑞正在洞里睡大觉。

“杰瑞，杰瑞，土拨鼠！”桑吉用蹄尖急促地敲打着土拨鼠的洞口，“听见风声音了吗？马上下雪了！”

窸窸窣窣后，胖墩墩的土拨鼠杰瑞揉着眼睛钻出洞，胡须上还沾着枯黄的草和草籽儿。它打着哈欠，抓起洞边的干草，说：“慌什么，土拨鼠家族在这生活了200年，什么暴风雪没见过？况且，只是阴天，哪有雪的影子，还有半个月才下呢。”

杰瑞还没清醒，它想给好朋友小桑吉摆出个干草小造型，结果风给它吹飞了。

小桑吉可是好学的小羚羊，它大爷或者爷爷，给它普及这块“山坡”的故事。同时，教它奔跑、发现、隐藏，如何使用“羚羊角”当风向标，当武器。怎么和邻居和平相处、相互帮助等等，这些都是“密语”，在种族内部流传。

当然，草原居民都知道，

当老牛开始啃吃荆棘时，意味着连它们最喜欢的针茅草都已经被霜打蔫，马上就变天了。杰瑞看了看小桑吉，停下手里的玩意儿，远方的云彩真的又灰又厚，空气里已经有了雪花的味道。今天的雪花就在那面，飘飘洒洒，可是杰瑞不当回事，因为它没见过“提前来的冬天”。

杰瑞拍拍小桑吉的膝盖，风轻云淡地宽慰着：“别担心，我睡上4个月，春天自然就来了。”小桑吉晃动着羚羊角，着急了，跺着脚提醒：“今年不一样！斑头雁比平时早飞半个月，老牛啃上了北坡的荆棘，这是信号，寒冷提前来临的信号。”它指着眼前，有一群老牛正从它们身边走过，到山坡的另外一面去，那里有几处地方，可以躺下来背风，休息。

雪花真的落下来时，小桑吉用角顶下杰瑞，好像大人抚摸小孩子的额头：“问你，到底储存了多少草料？看样子，马上大雪盖过大地，冬天就是提前了。”

杰瑞有些恍惚，露出土拨鼠特有的慌张神情，耷开圆脸蛋上的毛发了。它怎么都想不到今年的天气不正常。它的爪子在地上画出歪歪扭扭的线，



文 / 多兰

翻着眼皮算计食物：“够吃3顿，也许两顿？”

小桑吉说：“你赶紧准备准备吧，我也得准备准备，有事好照应。”然后，小羚羊开始刨地，“营造”避风处所。杰瑞转身回到洞里，去检查仓储的情况了。

这天夜里，风一会儿，雪一会儿，风雪交加着来一会儿。

当小桑吉被狂躁的大风吼醒时，它开始侧耳倾听着周围的声音。结果，风小的间隙，小桑吉果然听到了隔壁发出了奇怪的声音。小桑吉循着声音，几步跨到杰瑞的洞门口，发现杰瑞的两颗大牙，正好卡在洞口，一撮草根儿横七竖八，挡住它那毛乎乎的下巴，让它半个身子露在风雪里，缩不进洞。飞雪落得到处都是，暗夜里，小桑吉不用光都能“看”到，

杰瑞的毛都白了，一缕一缕纠结纠结。

杰瑞的下巴，肯定冻住了，因为它只发“呜呜”，跟风声的区别不太明显。

“你乱摸什么，抓住我的角，头上的角！”小桑吉在风雪中一边大喊，一边咬住杰瑞的毛围脖——就是长毛的脖子。小桑吉意识到一个严重问题：土拨鼠储存的草料还没完全拖拉到洞里，正被风吹，被雪掩埋。

小桑吉始终没有忘记老羚羊的教诲：凡事提前准备，才会从从容容地应对突然的变化。可眼前，不信“邪”的杰瑞，过冬口粮成了问题不说，还有很多关键的种子，附着在“草料”上，等着穿过土拨鼠的肠道，在下一个春天里蓬勃生长呢。

小桑吉的蹄子深陷雪里，它想把老羚羊说过的话说给杰

瑞听：“当土拨鼠忘记储存时，藏狐会挨饿；藏狐减少后，鼠兔泛滥；鼠兔啃光草根，土壤会流失；土壤流失了，连我们羚羊的针茅草都长不出来。”

此刻，小桑吉正用身体挡住风口，杰瑞在瑟瑟发抖，它身下是散落的草籽。“对不起……”杰瑞的声音比雪花还轻，小桑吉用羊角轻轻碰了碰杰瑞的爪子，示意杰瑞退回到洞里：“洞里有温暖呢，风会停，雪也会停。”

风雪停后，杰瑞赶紧收拾过冬的“草料”，移动、搬运、储存，它说：“明年秋天刚开始，我们土拨鼠就要办个储草料大赛，冠军可以获得、获得……”它绞尽脑汁，想着奖品，突然眼睛一亮，“让小桑吉传授出羚羊角成为风向标的密语，让大家都记得，在天气变化时，时刻看风向！”

多兰，原名齐海艳，女，蒙古族，中国诗歌学会会员，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，曾就读鲁迅文学院35期少数民族文学班。诗歌、散文见于《诗选刊》《诗歌月刊》《诗潮》《中国作家》《绿风》《草原》《莽原》《牡丹》《散文海外版》《海外文摘》等报刊，出版诗集《多兰的海》。